

法轮功学员参加西雅图海洋节大游行

【明慧网】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节日活动之一——夏季海洋节“炬光”大游行，2013年7月27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隆重登场。今年的第64届海洋节大游行有106个团体参加。法轮功队伍由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舞狮、鼓队，以及功法演示组成，深受观众欢迎。这是法轮功团队第9年应邀参加该游行。

当法轮功学员的“大法船”花车驶过时，观众热情高涨，他们对着法轮功队伍欢呼、鼓掌、学“法船”上学员的炼功动作。

当晚大约有30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观众观看了游行。◇



北京街头的“退党声明”

【明慧网】每年的7月1日，中共都在宣扬、庆祝其所谓“建党日”，然而今年的这一天，在北京立水桥旁一处拆迁遗址的残垣断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张退党声明，全文如下：“王江声明 即日起本人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2013.7.1”。

这篇声明非常显眼地贴在北京立水桥下一处红绿灯路口处，路过的车辆看得清清楚楚。立水桥位于北京朝阳区和昌平区的交界处，车流十分密集，以往这样的声明一出现，就会立即被拿掉。而二十多天来，这篇声明却似乎被清洁工人“忽略”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开始觉醒，知道了中共邪党独裁、腐败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从这篇退党声明就可以看出中共邪党已经失去民心。◇

一个肾移植者证实： 所摘器官是法轮功学员的

【明慧网】在北京周边某市有一个肾移植者，与一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是好朋友。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曝光后，这位法轮功学员问他：“你知不知道所摘器官是谁的？”他说：“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是一个23岁小伙子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听后非常震惊，于是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

那是在2004年，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得了肾衰竭，在当地医院做透析。一天，他遇到一个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朋友刘某某。这个朋友当时就介绍他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肾移植手术。

这个人去了北医三院。他说：这个医院的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该医院成功移植器官多少例，肝多少例，肾多少例，心脏多少例（这些具体数字该人记不清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被揭露出来后，该院大屏幕上这些内容就被删除了）。当时在医院住院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有几十人，都是等着做不同的器官移植的。他住院大约一星期左右，就和另一个换肾的人同时被医院拉到了山东日照某医院换肾。当时医院告诉说肾源是“死刑犯”的。但是后来都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

据这个人说：当时这个医院有几十人同时做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做完后没几天，患者身体还没恢复好，就被撵出院了。因为医院又来了一批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患者。这个医院当时就是这样一批接一批地做。◇

奥地利的曼多哲：坚信法轮大法是正道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曼多哲

【明慧网】笑起来阳光灿烂的奥地利青年曼多哲（Mendoza）26岁，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墨西哥裔奥地利人，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修炼法轮功已经5年了。

接触法轮功之前曼多哲曾练了1年太极，他本想寻找一门能够内修的功法，但发现太极只是教人动作，失望中他的太极练习停下了。5年前的5月13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妈妈

的屋里发现了《转法轮》，这本书是他妈妈两年前在德国汉堡遇到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出于兴趣带回来的，搁置一旁直到被儿子发现。

翻开《转法轮》一读，曼多哲就笑了，因为他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要寻找的大道。他上网找到法轮大法网站，找到他所在城市炼功点联系人的电话，打电话过去说要学功。就这样曼多哲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问及法轮功现在对他意味着什么，曼多哲果断地回



油画《正义之场》，董锡强。十多年来，无论酷暑炎炎，还是风雪交加，一群老妈妈坚持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炼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学员的理性、祥和和善良，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尽早结束这场严酷迫害。

答说：“法轮功是我的生命。法轮功让我知道我是谁、怎么做真正的自己。”

曼多哲说自己五年前刚开始修炼几周后就开始参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活动了。问及他最开始知道法轮功被中共流氓政权迫害时的感受，他说：

“我在网上看到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几幅画，我感到很震撼，画面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我即刻想到耶稣基督和其他被迫害的圣人，让我想到恶者出于无知在迫害神明。我心里感到非常悲伤，同时又感到些许欣喜，因为我看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屈服、没有害怕，仍然坚持做他们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动摇，这给我很大的激励和力量，鼓励我象他们那样保持勇气。我坚信自己找到的法轮大法是正信、是正道。”◇

修法轮大法 我摆脱了“不死的癌症”

【明慧网】19年前，在一次事故中我的大腿骨折，动静脉断裂，在医院手术做了将近7个小时，输血3200毫升，临出院前检查时发现是无菌型缺血性股骨头坏死（原因是没得到及时治疗）。听到这一诊断我如雷轰顶，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后果，那是不死的癌症。

我才40多岁，孩子又小，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痛苦万分，吃不好睡不好，由于着急上火又得了泌尿系统感染，尿血，急性肾盂肾炎。受病痛的折磨身体和脸部臃肿，头发花白，40多岁的人却象60多岁。一家之主啥也不能干了，家里外面的担子都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活着有愧呀！我不甘心，我去医院买药，打听偏方，朋友介绍学练气功（以前根本不相信），找气功师调病，每次都是

怀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好顿折腾也没什么效果，最后也就泄气了。

97年7月朋友来我家串门，劝我修炼法轮大法，劝了3次，我才表示愿意炼，他把《转法轮》送给了我。

刚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凡是有病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反应重，有的反应轻。我也没有治病的心，只知道看书炼功。很快我扔掉了双拐，身体轻飘飘的，我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我家开了一个小店，负责给顾客代充液化气，要去顾客家取罐，灌完气再给送去。充满气的罐重63斤扛到六楼，年轻人都受不了，而我一个50多岁的人不冒汗，稍微有点喘，人们都称赞我的身体好，这都得益于修炼大法。第一次送罐时，老伴担心地问：“你的股骨能行吗？”我说：

“没事，修大法早好了。”以后她再也不问了。一次我外出办事，遇到我们单位一个同事老远地喊我，到了跟前他说：“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来是你，咋整得年轻了？你的腿好了？不拄拐了？”我说：“全好了。”他问：

“在哪治的？”我说：“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他以为我跟他说笑话，我告诉他是真的。他说：“这么神？”我说：“修大法就是神奇，得真修，按大法要求去做就会有神奇出现。”我告诉他给顾客灌气连取再送对于我来说神不神？他说：“真神了。”他接着说：“你刚出院那几年简直不成模样，没想这几年变化这么大，法轮功真了不得。”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大法的事和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说：“别听（中共）那些，好好炼吧。”◇

南京军校女教官李群再次被绑架

【明慧】李群，南京法轮功学员，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年半，被非法加期半年，在劳教所被骗“转化”。之后，被“六一零”、国保大队等逼迫做特务、内线，身心遭受巨大创伤。从新走回法轮功修炼后，于二零一一年三月写下《淌过中共洗脑的血与泪的冰河》一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邪恶至极的摧残与迫害。然而，李群再也没有了安身之地，被迫离家出走，被公安通缉。

二零一三年七月初，流离失所近三年的李群，再次被南京国保恶人绑架，目前被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

李群，女，四十多岁。曾在南京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读研究生，后留校当教官。一九九六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从此，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淡薄名利，理性友善。

李群的父母都是大学退休教授，年岁已近八十。辛苦一辈子，本该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如今，老俩口整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生活的却如此凄凉。

修炼法轮功遭受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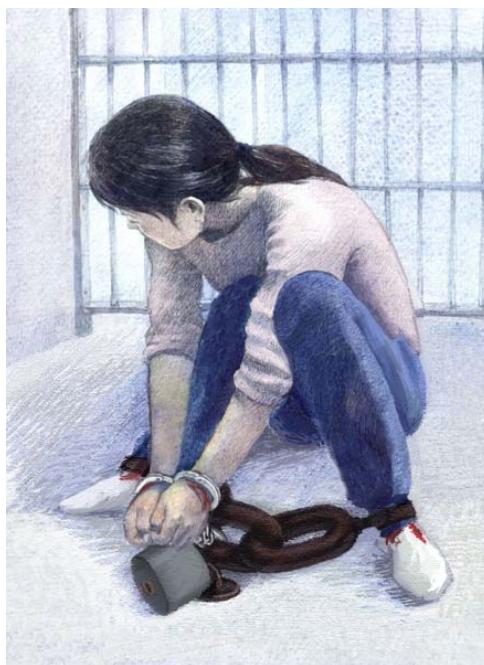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李群就多次被邪党绑架迫害，被校方软禁、强制送精神病院、劳教、六一零洗脑班等等。

李群本着善心在校园网上给领导写了一封公开信，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全军通报。邪党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对其“帮教”无效，横蛮党内除名并作战士复员。

精神病院里的折磨

二零零零年三月底的一天早上，承受强大压力的丈夫和系主任将李群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到了六病区，李群头撞在墙上，医生立即将她绑在床上，打镇静剂。李群绝食，医院的病人野蛮地拉住她的头发，强行灌食，被钩子刺伤，口中血喷出来。

在南京脑科医院，李群被强制服



图为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药，不停的换药并加大剂量，她的身体出现强烈反应，白天要不停地走、晚上睡觉腿要不停地抖，停下不动就难受。大量服药使其身体虚胖变形、反应迟钝，变成了一个不服药就不会自己睡觉的人。

从南京脑科医院回来后，从新学法炼功，身体恢复很快。瑞金路派出所警察来家里问她还炼不炼，她说“炼”，他们手忙脚乱将李群拖下楼，强行带到派出所。

二零零一年二月，南京恶警在杭州将李群绑架，非法关押到南京市看守所。后被拖进橡皮房，两手从后背反铐，手铐几乎嵌进肉里，右手大拇指好几个月才恢复知觉。后来给她换成最重的脚镣，上面连着手铐，戴上后人直不起身。从上午到下午她一遍遍地高喊“法轮大法好”，声音越来越洪亮。李群想的是让整个看守所都听到：“法轮大法好”声音！

关橡皮房的最长记录是五天，李群被关了七天才让出橡皮房。卸下脚镣时她已不会走路，一个跟头栽下去。

二零零一年，李群被送进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四大队非法劳教。因不写

“保证书”，被彻夜罚站、罚蹲、谩骂。恶警洪鹰等和几个“包夹”将她拖进房间关上门殴打。同时，为了消磨她的意志，他们安排“连号”晚上暗地里干扰她休息，凳子脚摩擦地面的刺耳的“吱嘎”声阵阵惊醒，弄的头昏脑胀。李群在被围攻中邪悟“转化”。

禽兽不如的中共官员

二零零三年初，唐国防剥去江苏省劳教局的伪善画皮问到她的电话，常给李群发送低级下流、暧昧的短信。二零零四年四月中旬，柏正辉约李群吃午饭，骗她帮他搞一下电脑。早有预谋的恶徒，强行将李群奸污。

二零零四年四月下旬，白下区公安分局匡宇清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沈小华提出要她做特务，被她断然拒绝。

二零零七年，受尽身心折磨的李群再一次睡不着觉，身体每况愈下，虚弱到了极点，她几乎已到了瘫在床上、难以工作的地步。

现实使李群惊醒：是法轮功给了她一个健康的身心，而所谓执法机关的劳教所、非法组织“六一零”以及所谓的“人民”公安正是不断祸害人，置人于死地的真凶。

后来，她有缘得到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慈悲的师父在帮她清理污垢的身体，为她输入正念与能量，她的主意识渐渐复苏。终于，李群回到了法轮大法这片净土。

现在，李群再次落入魔掌，我们呼吁有良知的正义人士给予帮助和营救。

“跟着中共作恶者，要想自救，除退党外，还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搜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神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

新华社记者的造假“任务”

河北省任丘市的法轮功学员袁玉阁，曾揭露过中央电视台三台及任丘市电视台对有关她个人的报导失真的事情。中央电视三台于1999年8月10日左右报导了如下内容：袁玉阁，河北省任丘市人，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精神失常，抱着孩子一起跳进了白马河。

袁玉阁自己澄清说，“1998年某日，我骑自行车接在东关上学的10岁的儿子回家，路过通向白马河的小沟上的一个小土桥，桥上没有栏杆，当时放学的孩子很多，自行车又没闸，因躲孩子掉在桥下的土坡上。当时骑的自行车是借的本村老黑大伯的，有许多人在场，有史胡村诊所医生，这个诊所就在小桥北几米。”但是，记者为了编造打压法轮功的素材，把采访袁玉阁本人时的原话全部改动，编造弥天大谎说：“袁玉阁学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着孩子跳进白马河。”袁玉阁事后问来访记者，电台报导失



象中共历次整人运动一样，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以舆论抹黑开路。1999年大陆媒体充斥着“自杀”、“杀人”等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

真，你得有职业道德，该记者回答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记者的良心哪里去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哪里去了？造假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癌症和毒瘤。人们在纳闷，为什么中国的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人敢往婴儿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为什么新华社的记者会“堂堂正正”造大假……是啊，太多的为什么，中共到底要把这个民族引向何方呢？

道德是抽象的，然而，却又是最实在的，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上。假新闻和有毒食品都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中共的道德被中共毒害了。

抛弃中共，重拾传统道德，对中华民族来说，从来没有这么紧迫过。（文/何远村）◇

闲话“自动退团”

面临全球退党（团、队）大潮，有人提出，我不交党、团费，早就自动退党、退团、退队了，还用退吗？

您看，“自动退”，那个“自动”就说明不是您“主动”退的。而且，这个“自动”还是中共自己规定的。说个笑话，如果哪天中共宣布“自动”退团的全部恢复团籍，您不又是团员了吗？所以，只有“主动”退出，才是您从心里真正退出了。

您知道吗？您入党团队时，在血（红）旗面前，发了把生命献给中共邪党的毒誓，就是把生命交给它了，就被打上“兽记”，就是邪党的一分子，您不声明退出，就抹不掉“兽记”，邪党解体时您就会受到牵连。所谓的自动退队、退团那是人世间的中共组织形式认可的，不是神认可的。所以凡是入党团队等组织的人都要主动声明退出来，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

郑板桥知错就改



裳，又不是山东的，你恨它是何道理？”夫人说：“你不是也恨范县杀猪的吗？”郑板桥恍然大悟，表示要知错就改，收回规定，并且吟诗一首：

“贤内忠言实难求，板桥做事理不周。屠夫势利虽可恶，为官不应记私仇。”

古代的人读圣贤书，追求做正人君子、圣贤者，向道德高人看齐，遇到矛盾、问题会自觉地向内找，“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知错就改，谁也不会说这人不好，反而会认为有度量，道德高尚。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被迫接受的是中共党文化教育，读的是被用谎言与暴力编写的教科书，遇到矛盾、问题只会找别人的不是，用争斗的办法解决问题，对的永远是自己，错的永远是别人，无理也要三分。和中国古代传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较，正与邪，是与非，一目了然。◇

一天，夫人捉到一只老鼠，就用绳子绑住，吊在房间里。夜里老鼠不住地挣扎，郑板桥一宿都没有睡好觉，便埋怨夫人。夫人说，她小时候好不容易做了件新衣裳，被老鼠咬坏了，这也是对老鼠的惩罚。郑板桥听后，笑道：“兴化的老鼠咬坏你的衣